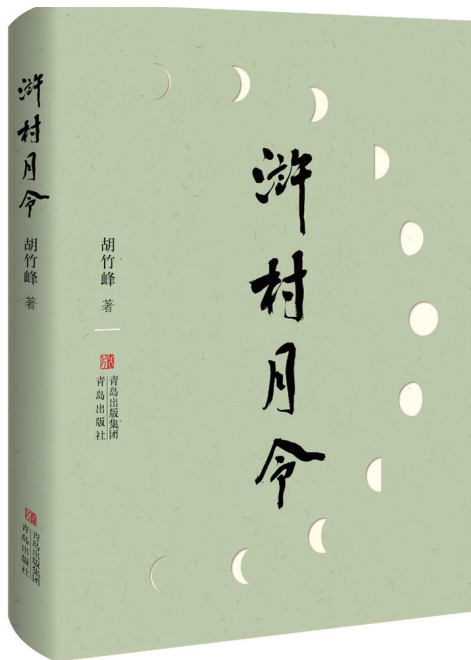


笔墨下的故乡

——《汴村月令》以及其他

胡竹峰



《汴村月令》
胡竹峰 著
青岛出版社

了，又在树根旁刀刑火刑。半年之后，树苑无怨无悔，从焦土里抽枝发叶，活了过来，很快撑起一片绿荫。先贤对梓树念念在怀，将木匠名为梓匠，将故乡名为桑梓……古人还说书稿雕版印行为付梓。

梓树是故乡常见的风物，春天倒不显眼，秋日，树叶开始泛黄，渐渐变作橙色，最后幻化成晚霞，染得田间地头村口红彤彤缭绕祥云。梓树泛红时，稻谷黄了，自有乡人下田一镰刀一镰刀割倒，用扁桶脱粒，装入稻箩挑回来。选个晴好天气，将新稻谷摊晒在竹编的蒲篮里。稻谷铺满，黄澄澄像揭了盖的蒸笼。木耙翻谷，划出一圈圈富饶。麻雀成群俯冲下来，胆小的站在蒲篮沿上簌簌啄个不停，胆大些的径自扑到稻谷中，哆哆而食，等人走近，它才惊飞上天。今时回忆里，那些声音与风声、雨声、捣衣声、下雪声、虫鸣蛙叫声、呼儿唤女声、迎来送往声、儿童嬉闹声交织一起，不时在脑海里撩拨着人。

春茶初采时节，我又回了趟故乡。邻人窗台，瓷瓶、瓦罐、陶钵、旧盆养着今年的兰花，瓣叶晨露未晞。山民劈柴，斧刃起落间木屑纷飞，也有几分雪意。粗瓷大碗装满春韭之绿，炊烟一朵朵散作云纱。新笋破土无声，岁月更无声，当年吊竹逃窜的顽童，竟成檐下捉笔人。村路上，几个面生的顽童笑闹而过，一时觉得那顽童是我，我就是那顽童。一时又觉得世间哪有顽童，更无我，只有眼前的山乡四季。

记忆中的往昔真像一本厚厚的山水花鸟人物册页，水雾山岚天光草色最宜人墨，老牛走过柴门，春燕停落木窗，田园长得瓜菜也长得出文字。偶尔执笔如扶犁，一垄垄翻开大地，犁尖扬起红泥青草的土腥味，也带出人世浮沉里浑厚的地气。恍惚间，外祖母摇蒲扇驱蚊的细响，混着竹林沙沙，化作字里行间的抑扬顿挫。秋收后屋檐下悬着的辣椒、玉米，比案头清供更暖人心肠。那方天地风物早已化进血脉了，遂仿先秦月令之体，取四时更替为经，以鸡鸣犬吠作纬，织就村落人家的岁时图谱。

五

早年文字如绿茶滋味，鲜冽却欠醇厚；近年渐悟老茶之妙，苦涩中自有余韵。好茶如文章，朴素里有回甘，灼灼春华变成累累秋果，真是可求而不可遇。艺之道，远上寒山石径斜，从来可求不可遇。守株待兔，却等不到诗词文章、琴棋书画、吹拉弹唱。

旧年读到好书，逢人说项。如今遇见了好书，却只独享，满足一己私心。也因为彼之砒霜，我之蜜糖，彼之蜜糖，我之砒霜。

很多文章，读来虽隔，但文气是好的。文章之要旨，斯文气为其一。孔子周游列国，困于匡地，前程渺茫，感慨文王死后，文心在我，天若灭绝斯文，哪里有我如此，天不灭斯文，匡人又能如何。斯文代代流传，文章家门窗关得紧，几十年漏不出半点风声。不少人曾一心斯文，可时过境迁，扫地去了，或门户年久失修，风雨侵蚀，楼塌了。

文章家向来有师承，庄子笔下的鲲鹏飞出先秦，跃过魏晋，一路来到苏东坡笔下。《赤壁赋》中那只飞鹤引人注目，承天寺积水空明，流过历史的天空，化作崇祯五年十二月的西湖大雪。不少人偏爱《后赤壁赋》，我喜欢《前赤壁赋》，一次次吟诵，每每读到“驾一叶之扁舟，举匏樽以相属。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。挟飞仙以遨游，抱明月而长终。知不可乎骤得，托遗响于悲风”，不由生出无穷伤感，又感觉出文章之美、生命之美。

大美无言。

田野自然之美，才是真正的大美。

与古为徒，与野为徒。

脑海有这样一幅场景：

小村初夏，淅沥沥一夜细雨。晨起，雨丝初歇，晓色清明。山林浮动薄薄的天光，一幅虚澹的美景，远远望去，缥缈神奇，如梦如幻。邻家瓦屋厨房升起炊烟，身穿蓝色卡其上衣黑色裤子的村人怀抱大公鸡路过水田，禾苗半尺高了，水田里倒映着几朵白云。青蛙从田埂上跳下，扑通一声，激起涟漪，云在水里一漾一漾。前面瓦屋人家稻床上白狗静静卧在那里，一中年庄稼汉扛着草锄赤脚从地里归来。狗听见脚步声，猛然跃起，汪汪叫了两声，见是熟人，才懒洋洋卧倒，敷衍地甩了甩尾巴。庭前一棵高高的枣树，枝叶细碎，阳光滤过，几只麻雀站在门前晾衣竿上左顾右盼。野草青如碧丝，桑树低垂绿枝。李白的诗景复活了。

二

树绕村庄，水满陂塘；倚东风，豪兴徜徉。
小园几许，收尽春光。
有桃花红，李花白，菜花黄。
远远围墙，隐隐茅堂；飏青旗，流水桥旁。偶然乘兴，步过东冈。
正莺儿啼，燕儿舞，蝶儿忙。
——秦观《行香子·树绕村庄》

宋词好写男女之情，意境幽而不狹，风流韵事那么含蓄，红粉佳人遮遮掩掩。秦观这一阕《行香子》说的却是山乡农家事，可谓异类，读过难忘。几回私心想学了填一首效颦，到底作罢，且容先贤独步，也让晚辈藏拙。秦观词里风物，说的也像我童年时候的山村，不见哀怨，辞章色彩鲜明清丽，白描田园风光，清丽有白梅初放的淡雅风致，犹见其韵：

绿树环绕村庄，春水溢满池塘；东风徐徐吹过，胸藏豪兴随意徜徉。不大的园子，藏纳无限春光。只见桃林正红，李花雪白，油菜金黄。

远远一带围墙，隐约几间草堂；春风扬起青旗，清水幽幽流过桥旁。偶生游兴，步行过东面山冈。眼前莺儿正啼，燕子飞舞，蝴蝶匆忙。

秦观，字少游，高邮人氏，早年闲居乡野，晴耕雨读。高邮我去过，据说文游台是秦观故里。真假不论，静气俨然。人到中年，日子似乎更快了，肉身匆忙，最好静气，所谓静以修身，于是读书、作文、习字，偶尔也闲日一

我十四岁前，终年在大地域一日三餐。那时候不知道世外花花绿绿，也不知道那些快意恩仇。汴村瓜果蔬菜，雨雪云雾，盛夏蜻蜓，寒冬霜色，给身心无数唐诗宋词元曲景象。很庆幸生活在那样氛围里，倘或拙作有些诗意，离不开汴村的滋养，纸页间的古典照进现实。

后来，渐渐长大，乡村少年放牛、喂鸡、种地、兴田、上山、下河，内心寂寞极了，孤单极了，每天巴望夕阳下山。暮色将至，忽得解脱，但新一天朝阳升起，又周而复始浚烦日子，逃离的念头像条毒蛇盘踞心头。后来，终于逃离了，一走近三十年。人生没有几个三十年，时间再次这样跳跃，那时我是七十老翁。先贤感慨人生七十古来稀，面对文字，提笔就老——偶尔是五十中年，偶尔是八旬老汉，偶尔是百岁衰翁，好在偶尔还是懵懂少年，依旧跟在祖父祖母身后。

曾经那么想离开的地方，如今零星泛出惦记。故乡是回不去的，物是人非，现在连物也非了。都说青山依旧，每每回乡，眼前的山和旧日也略有些不同。好在还有一支笔，乘着墨水回溯，一回回潜入童年，潜入山村，东游西荡，铺排出一个个文字。

城里的冬天来得晚一些，却也早已来了，我欢喜的雪依旧遥遥不见踪影，我欢喜的霜依旧遥遥不见踪影。听说汴村天天上冻，清晨草地覆有厚

厚一层寒霜。故乡的霜色啊，不知什么时候爬上了我的两鬓，体内更飘飘扬扬下过好几场大雪。几十年后回想贫瘠的过往，冉冉升起的情意消融了一切温暖了一切。

初夏晨露，剔透微小，弱不禁风，一触即破，但是它也曾闪耀着亮晶晶的光芒。我悲伤，逝者如斯夫。我悲伤，人无再年少。

三

一转眼，离乡快三十年。纸窗瓦屋，竹木婆娑，清泉涓涓的少年光景挥之不去。老杜诗里的场景让人又怀念又享受：

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

昨日泛黄的流水隐身苍茫遁迹迷雾，多少往事永存记忆。回不去了，人回不去，风物也回不去。几十年文字生涯，片言只语的梦，投影纸上，留下几缕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”的山野清气。

生在汴村，长在汴村，前后十四年。此后，离乡别去，一只沟沟岔岔里的蝼蚁，怀抱大象的梦，怀抱狮虎豺豹的梦，末了也仅仅把自己活成了一只小鸟一棵小草。一只鸟一棵草，带着清晨的露水，带着正午的阳光，带着黄昏的天色……

山河岁月，蓦然依稀。夕阳西下，趁三分醉意走入藕花深处，惊不起鸥鹭，它们早已离去。眼看故交消散零落，暮云情深，朝花枯萎凋谢一地，青砖黑瓦白墙越来越斑驳。拂柳穿花，涉水而过的牧童踏乱溪流晚霞，檐下那杯淡茶清凉如草露秋霜。人散后，月如钩，伤心不忍问宿旧。这情怀，独坐东风，尽成消瘦，瘦尽灯花又一宵。何止一宵，倏尔百宵千宵万宵。

此刻，一窗肃然，风也萧萧，雨也萧萧；如今，岁月忽焉，山也迢迢，水也迢迢。我用砚池剩下的几点残墨陈墨捕风捉影绘风绘影，拼凑四时佳兴，毛边纸上影影绰绰的风容与瓜果野蕪，就此定格。

晚雨潇潇，临书惆怅，提笔就老，吐丝结网，吐出半卷朗朗星光半卷昏昏灯火半卷草草杯盘。黄叶苍茫，又是一年孟冬。

四

韩少功先生的《山南水北》常读常新，这回重翻，书里说梓树淳厚，建房时工匠把一棵小梓树剥